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三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三目録

論語下

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　趙南星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一章　趙南星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一節　方應祥

直道而事人四句　歸子慕

周公謂魯公曰一節　石有恒墨

舜亦以命禹　顧允成墨

君子無衆寡一段　陶望齡

先進於禮樂　一章

鄧以讚墨

聖人述時人之論禮樂而因自審於所從焉蓋禮樂惟古為得中也夫子惟用中而已矣而肯徇乎時好耶想其傷今思古之意曰天下有可以徇世者雖與俗從之而不以為同有可以自信者則違衆從之而不以為異吾兹有感於禮樂矣彼禮樂者先王制之後世從之初何有於進之先後也自末流漸遠於是有先進之禮樂焉彼以誠慤之真而飭人文之貴蓋誠獨得其中者矣而

時之人昧於制作之本乃反目之以為野人野人云者謂其不足以侈天下之觀聽也自先制既隳於是有後進之禮樂焉彼以文物之華而掩忠信之實蓋誠至於失中者矣而時之人眩於侈靡之習乃反目之以為君子君子云者謂其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夫即時人之論則其禮樂之用必從後進而不從先進明矣然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子使其誠是也則正吾之所願見者也而今之獨勝於文果可謂君子乎吾固不敢以必從

也質勝其文然後謂之野人使其誠是也則亦吾之所深病者也而古之適得乎中果可謂野人乎吾則不敢以不從也用之為巳則以之治躬以之治心所願為從周之民者此也雖舉世非之亦不顧也用之治人則以之定志以之平情所願為東周之治者此也將與世反之而不辭也葢寧有野人之議而不敢使實意之漸微寧無君子之名而不敢使繁文之日勝此固吾之所自審乎吁觀此而夫子之慕古者意亦深矣

矩度不失尺寸氣味深恬囂張盡釋　以中字作眼

尤有歸宿與程文先透質字同是精神結聚處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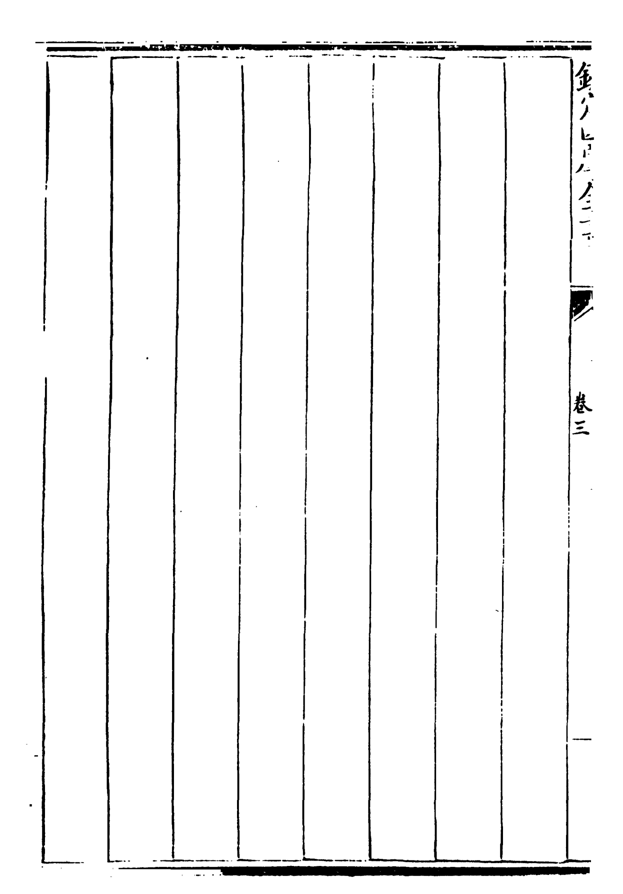
非禮勿視　四句　鄒德溥

聖人於大賢詳示以己之當克者焉葢視聽言動本乎心者也於其非禮者克之而仁無遺藴矣乎夫子語顔淵以克復之目也意曰天下未嘗有心外之感也為仁者安能遺感以事心哉隨其所感而無失其心之則焉如是而已矣葢自物之感於心也而所謂視聽言動者緣心而起矣是心之所不能無也自心之涉於感也而所謂非禮者緣視聽言動而起矣是心之所不可有也

心之神常聚於目而使非禮之色入之可乎吾舉吾之視而歸於禮毋使非禮者得而淆吾視也以是養其所以視者也心之虛常通於耳而使非禮之聲入之可乎吾舉吾之聽而歸於禮毋使非禮者得而淆吾聽也以是養其所以聽者也天下未有言而不出於思者吾懼言之失而因累其所以言者也則於言之非禮而禁焉要使言與禮俱斯已矣天下未有動而不出於謀者吾懼動之失而因累其所以動者也則於動之非禮而禁

焉要使動與禮協斯已矣天下之物日與吾心交而常以其心宰之故物至而心不累吾之心日與天下之物交而常以其理御之故物化而理自融其斯以為仁乎葢惟視聽言動之用在已故可以決為仁之機惟視聽言動之感通乎天下故可以必歸仁之效回也毋亦是務哉

清切簡質隆萬中說理文字難得如此明淨者



樊遲問仁　一章

郭正域

聖人發仁知合一之理而帝王之道足徵矣夫知之與愛其用相須也舉錯之化帝王有行之者而何疑於聖人之言乎且夫以仁而言仁一道也以知而言知一道也合仁知而言仁知共一道也固有相為用而不相妨者樊遲之問仁也夫子以愛人告之夫以愛言仁似勿論其知與不知而皆在兼愛中矣是言仁而難以言知也遲之問知也夫子以知人告之夫以知言知似勿論

其愛與不愛而皆在甄别中矣是言知而難以言仁也宜遲之未達也夫子復以舉錯之化告之夫所舉在直而舉世皆直道之民所錯在枉而舉世無枉者之行此其所以當舉而當錯者孰知之也所以化枉而為直者又孰使之也夫子言知而仁已寓矣乃遲之未達猶故也故子夏因其問而嘆曰富哉言乎夫子之言帝王之道也舜有天下欲盡天下而仁之而舉一皐陶不如皐陶者遠矣舜其有以使之乎舜使天下為仁而當時稱

舜者不獨以其官人之知矣湯有天下欲盡天下而仁之而舉一伊尹不若伊尹者遠矣湯其有以使之乎湯使天下為仁而當時稱湯者不獨以其敷求之知矣此其合衆人而選之擇一人而用之若是其知人也而何病於愛為天下舉一人而使天下皆為仁若是其愛人也而何病於知信乎仁知之相為用也

因首節仁知分舉故闢出未達以下半章若將合一之理預透在先則下文俱成贅語矣循次合節疏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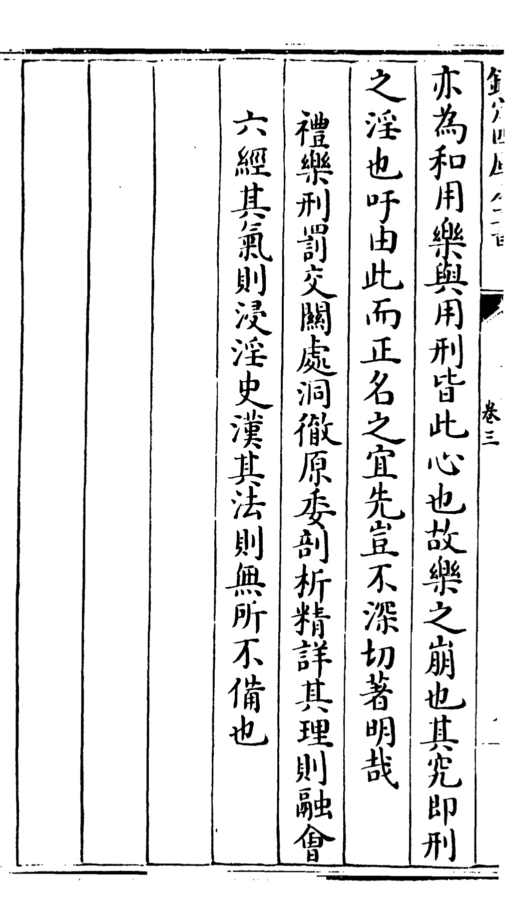
開解猶有先民之遺

禮樂不興　二句　　鄧以讚

即刑罰之所以失中而知禮樂不可廢也蓋刑罰係于民生甚重也以禮樂廢而不中君子能不求其端哉夫子意曰政有相因敝有必至名之不正也其漸之敝可一二道哉禮樂所以飭治刑罰所以懲奸皆政之大也然惟極辨之朝欽恤于五用亦惟大順之世盡心于一成兩者相反而相為用也今以名之不正至于禮樂不興也是品式之等差所謂取象于卑高者皆壞而不飭

聲氣之流動所以幽賛于剛柔者悉廢而不修夫禮序也序之反為紊即無所不紊而刑罰之用亦顛倒而不得其平樂和也和之反為乖將無所不乖而刑罰之施亦暴戾而不得其理非有以整齊其型範而幾民之興行不能也既陷于無知又以恣肆之身臨之將不嚴天威不敬民命惟憑其意周内之而已矣安望其中倫而絶無偏倚乎非有以蕩滌其邪穢而希民之向方不能也既干于文罔又以慘刻之心繩之將疾痛不相關死

生不加恤惟任其意文致之而已矣安望其中則而盡無低昂乎獄之為條煩而難稽刑之屬數千罰之屬亦數千非嫺于節文而平于好惡必不能有倫有要而詳其麗于法之中不詳其麗不中也獄之為情變而難盡或上刑而適輕或下刑而適重非觀于會通而融于拘攣必不能惟齊非齊而權其比于法之外不權其比不中也要之出乎禮即入乎律降典與播刑非二物也故禮之壞也其究即刑之濫也喜之中節為和怒之中節



亦為和用樂與用刑皆此心也故樂之崩也其究即刑之淫也吁由此而正名之宜先豈不深切著明哉

禮樂刑罰交關處洞徹原委剖析精詳其理則融會六經其氣則浸淫史漢其法則無所不備也

君子和而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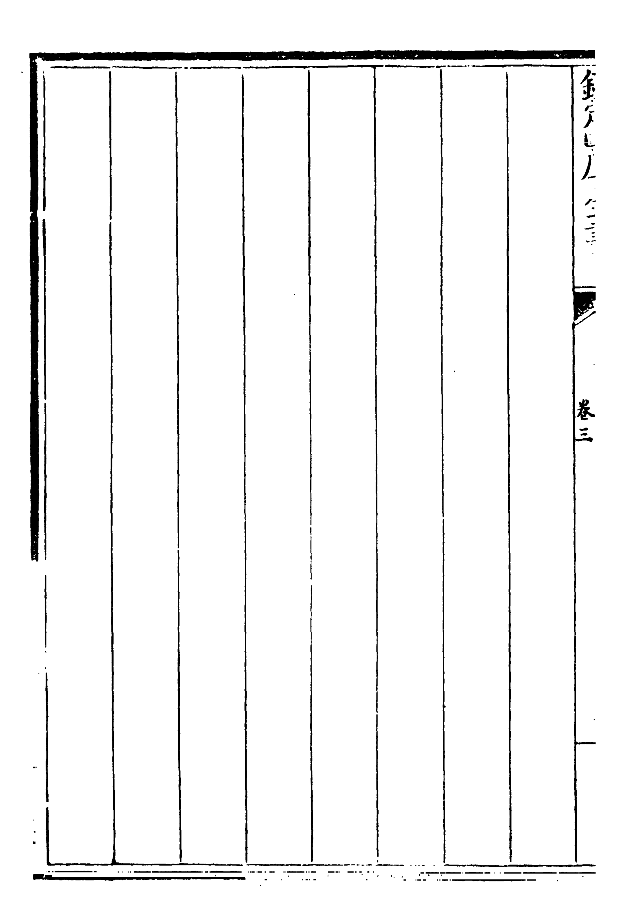
黄洪憲

論君子之與人同於道而已矣夫和者天下大同之道也惟其道而不惟其情此君子之和所以不爲同也與且夫天下無不同之道而有不同之情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爲同和雖未嘗不同而非即以同爲和也幾微之際心術判焉吾觀君子之與人誼非不親也而所孚者道于情不貴苟而合交非不篤也而所協者義于物不容詭而隨同寅協恭非以樹黨也天下國家之事本

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强同者惟平其心以待之而已矣和出于平而又何比焉合志同方非以植私也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强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和生于公而又何徇焉内不見已故于人無所乖而不必在人者有以同乎己外不見人故于己無所戾而不必在我者有以同于人非其道也獨見獨行舉世非之而不顧雖或不諧于衆實則相濟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不同也其心與迹易知

也如其道也公是公非與衆共之而不違即使自混于俗不過順應以為和耳此君子之所以和而不同也其心與迹難知也葢和則未始不同而非有心于求同不同若不可語和而實所以成其為和世固未有一于同而終能成其和者也此君子之交所以無外和而中離始同而終異也

於和同互異處確有指歸君子心事學術全身寫出文亦純粹無疵



子問公叔文子　一章　　陶望齡

時人之擬大夫皆過聖人終於不信也夫不言不笑不取非人情也而如賈之所稱則又過矣夫子安得而信之且夫論人於春秋之世或可以幾廉靜而未可以語時中可以邀世俗之虛稱而未可以逃聖人之藻鑑公叔文子衛之良也吾觀其大槩蓋沈靜廉潔士哉何世之人迹其沈靜而遂以為不言不笑也迹其廉潔而遂以為不取也夫子以為過而問之公明賈公明賈亦已

知告者之過而其言之過也乃彌甚人曰不言賈則曰夫子時然後言而人不厭其言視不言抑又難矣人曰不笑賈則曰樂然後笑而人不厭其笑視不笑抑又難矣人曰不取賈則曰義然後取而人不厭其取視不取又難之難矣夫言笑辭受之間人情皆不能無丈子而人乎吾固知其不免也言笑辭受之節非聖人皆不能中丈子而猶夫人乎吾又知其不盡然也充積未盛者難與隨時故談時中於曲謹之士則大而無當發見非

時者易以起厭故稱不厭於清修之士則誣而失真矣子心知其過也乃曰其然豈其然乎蓋溢美之言不敢輒信而為善之文子又未敢輕訾而直議之也此以知天下惟時措為最難論人者未可以易而許人學道者不可以難而自阻

點化題面手法靈絕更有峭勁之氣遊盪行間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一節

孫慎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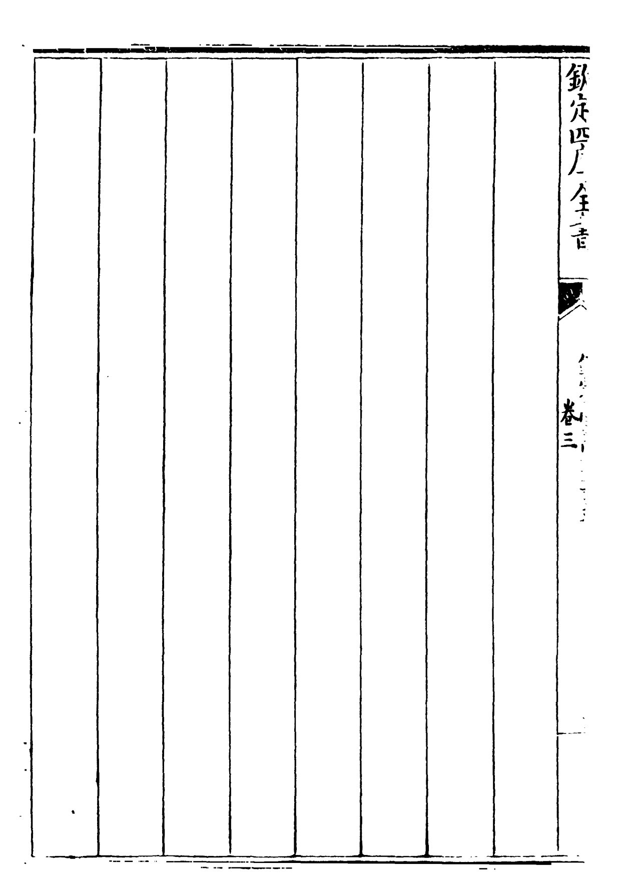
大夫舉其臣於國可為賢矣夫僎固家臣也非文子之薦則烏能與之同升哉且昔春秋時大夫葢世官也其有家臣而為大夫者則得僎焉其有舉家臣而為大夫者則得公叔文子焉夫人情未有不忌人之賢者也即賢也未必不慕樹人之名而葢私門之黨即賢之可為公用也又未必不蒙入朝之嫉而防逼已之萌若是則

僎亦竟以家臣老而已矣乃今業為臣役俄然得以大夫顯焉屬在臣僚俄然得與大夫偕焉文子蓋愛士而不隱也官天位而莫之敢奸也然而以卑簡之臣得自致於君卿之佐則僎亦榮矣僎蓋懷能而不終屈也遭遇合而得自通也然而以私家之屬竟能收其公輔之材則文子亦榮矣當是時文子若忘乎僎之為已臣僎亦不以臣之賤而有愧顏以舉我之恩而有德色也天下固不非其臣之驟進亦不以大夫之貴自等家臣而

為文子恥也夫君之患常在賢能壅於下而公庭虛於上士之患亦常在當途者擅事要於前而賢能者抱怨閔於後賢如文子則人臣之義止於此矣夫子曰可以為文矣

古文之妙全在提筆折筆提筆得勢則波瀾層疊折筆有情則文勢蓄聚試於此等文參之原評

文以神韻别雅俗不必有鶱遁之思而溶漾紆餘自覺邈然絶俗



人無遠慮　一節　　劉一焜

聖人啟人遠慮而深惕之焉夫憂不自生也慮不遠而憂近矣可無惕與今天下皆忽於慮之方萌而震於憂之已集此未觀夫遠近之機而闇於憂之所自來也夫慮生於不泄邇之一念而其精神常運於不見不聞之表圖之若至邇而其及也遠憂生於不慮遠之一念而其胚胎遂伏於可見可聞之中忽之若至遠而其來也近億兆人之命懸於堂上有如泄泄焉不為億兆人慮

則此因循玩愒皆所以陰釀釁端而為堂上不可測之變也雖憂之來非必戶庭之咎而其卒然出於不意若蕭牆肘腋矣千百年之計起於目前有如慒慒焉不為千百年慮則此鹵莽滅裂皆所以潛伏禍機而為目前不可禦之災也雖憂之成必非朝夕之故而其忽然發於莫支若瞬息眉睫矣葢天下非有天行不可易之數而皆以人情物理事勢為之端唯失於未兆易謀之初而昧於積重難反之際故蘊而成其憂亦無有卒來不

可禦之憂而皆以安危利菑樂亡為之漸惟欲蔽於可以有為之日而禍發於無可奈何之時故舉而謂之近吁人能遠慮可無憂矣

一氣披靡而下題竅盡解其古淡磅礴處大類歸震川原評

出語皆招胸擢胃可為肥皮厚肉之藥石

吾之於人也　一章　　王堯封墨

聖人志盛王之道而以公論自附焉甚矣聖人志在三代之英也無毀譽而自附于盛王之直道蓋有用行之遐思哉夫子意曰直道在人無古今一也自代升降而道汚隆始謂民心不古而所以行之者亦異矣吾之於人也而敢然乎哉彼稱人惡而損其眞謂之毀毀非直也吾誠不能隱人惡然于誰而毀乎揚人善而過其實謂之譽譽非直也吾誠不能掩人善然於誰而譽乎即一

時之獨見或褒善于未成而逆異日之所臻必蔵名之
能副則譽且無之而毁何有焉若是者吾誠不能枉斯
民之是非而以不直行之矣乃斯民之不可枉也豈自
今日始哉夏后殷周以來其撫世者非一君而蕩平正
直之道其循行者如一日賞不當善雖聖王無以勵俗
而今此善善之民所不可枉其公是者固即三代之世
所以秉至公而爵賞之民也吾方期與之追蔵治焉而敢
以譽行與罰不當惡雖聖世無以服人而今此惡惡之

民所不可枉其公非者固即三代之時所以奉無私而刑威之民也吾方期與之躋大猷焉而敢以毀行與夫何三代行之則直道見諸實事而世方隆汤穆之風吾今行之則直道托諸空言而人且滋毀譽之議然吾終不敢謂斯民之不可以古治治也

空明澹宕清深而味有餘粉澤為工者當用此以滌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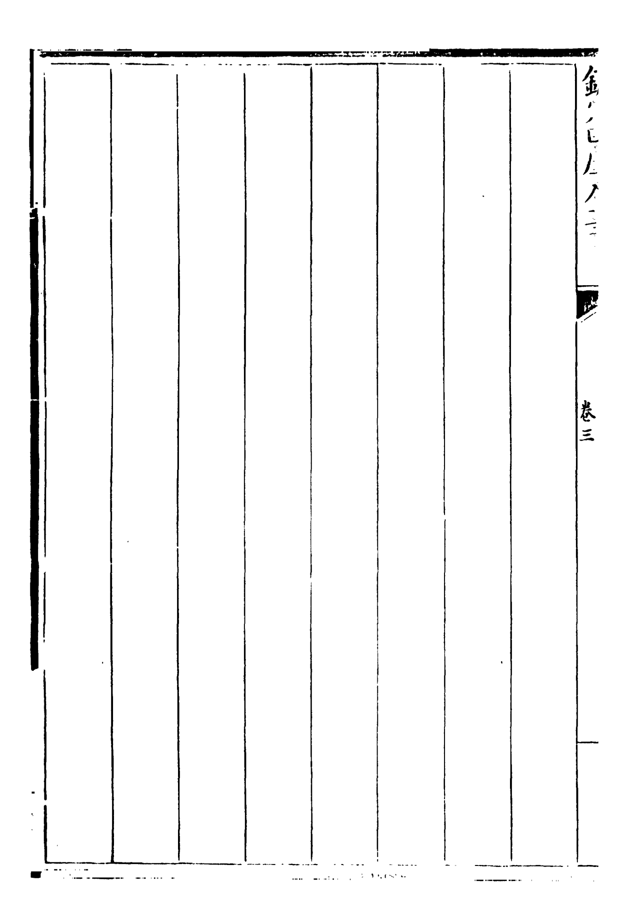
吾之於人也　一章　馬慤墨

聖人以直道待天下以民心之本直也夫聖人之好惡與天下為公者也而況民心之本直焉又何以毀譽為哉宜其有感而言之也且夫士君子生三代之後嘗恨不得挽頹風回古道而幸有古之遺直在焉則亦甚無樂乎枉而行之也吾嘗思之毀之名古未有也起於惡之不直也譽之名古未有也起於好之不直也是非失而為愛憎愛憎流而為毀譽吾方傷之而又誰毀誰譽

乎然惡不可過好亦不可過故譽或有之而試又先之矣夫無毀無譽豈不稱直道哉而是道也起於匹夫匹婦之獨覺而天下為公成於累世聖王之培養而萬古不易朝廷之上以直道為政教而賞罰明今非其時矣而禹湯文武之遺化在焉是斯民之所服而習者也何可欺也閭巷之間以直道為論議而美刺備今非其時矣而忠敬質文之餘俗在焉是斯民之所淪而浹者也何敢枉也蓋生理本直而挽人心以從古難責待教之

凡民聖王不興而執古道以御今顧俟從先之君子此固吾所以無毀譽之意乎

遒古而波折自曲簡練而規模自宏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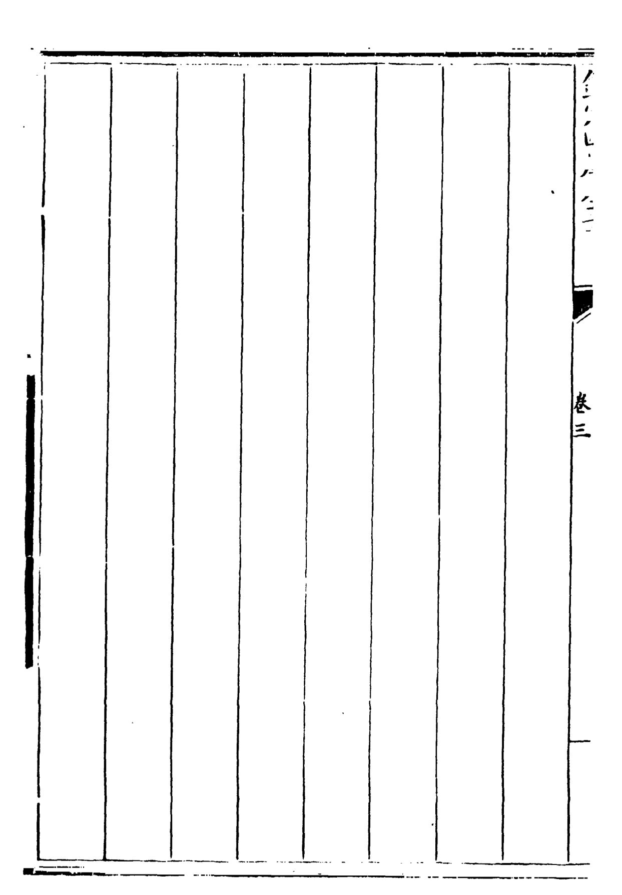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二句　顧天埈

聖人遡所見於世者而慨深矣夫史闕文馬借人事皆微淺而夫子以及見為幸而慨世何如哉意曰世道盛衰之變蓋人心由愼而之肆由公而之私也然衰而未極不無盛世之遺焉吾於今日唐虞夏商邈矣并不復識文武而夢周公矣閒居歲月之邁而竊憶我生之初其習尚風俗猶美也其習尚風俗之美猶記一二也作史者豈以襲故乎而每闕夫文焉有馬者豈以市德乎

而每借於人馬任其意見史可易也而弗敢也凜凜焉
留其疑以昭萬世之信而國無作聰明之君子及觀里
閈閭大抵不挾以自私如借馬之事時有也而相承於
敦龎之雅依然昔矣逞其文采史可飾也而弗敢也兢
兢焉小其心以隆一代之實而朝鮮無忌憚之小人及
覯田野間大抵不吝以便物如借馬之類不乏也而相
趨於長者之行藹然古矣想文武之造周也重令典而
養太和所以創垂者隆雖數百年來先猷已遠而浸潤

未息當此際也天下有人焉急補救之一旦東周可幾也想周公之造魯也右老成而崇忠厚所以培植者長雖數百年來餘休漸替而被服未泯當此際也魯國有人焉亟維持之一旦至道良易也不意相去幾何時而今則亡矣今且如此後可勝言哉

正嘉先輩皆以義理精實為宗蔑以加矣故隆萬能手復以神韻清微取勝其含毫邈然固足以滲人心



知及之　一章　吳默墨

聖人於知及者而責以仁守之全功焉夫道以仁守極於動民之禮斯全也必如是而後為眞知也已甞謂學者不患識見之未融而患體驗之未至善體驗者出身加民其精神無所不貫故稱全德焉由今觀之世有大知固未有不兼乎仁者也學有眞得亦未有患其或失者也惟知而不繼以仁則得而必終於失入道者可以無實之虛見自謂已至哉乃所謂仁守亦不易言矣人

之心非必獨知之境所當操持即一威儀一振作皆吾心出入存亡之會人之學非必本原之失乃為人欲即失之威儀失之振作亦此心理消欲長之時天下有稱為仁知合一者而自弛其莊臨之度則我實先天下慢而期民之作敬弗得矣天下又有稱為内外兼修者而潤畧於動民之禮則我實示天下疎而以稱曰盡善弗得矣夫莊非故為矜持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檢束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於仁者之容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究

析於動容周旋之道者竟何為也禮非故為粉飾也是學問之中宜有此節文也此而不能守則所貴乎仁者之化謂何而知及之時所研審於化民成俗之方者竟何為也專事於儀文度數之末固為徇迹而遺心徒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亦且以外而病內仁知相成者其知之

立義雖本朱子語但聖人於虛實本末之序層次推究語意渾然獨拈仁字聯貫前後乃時文家小數機

法雖熟體卑而氣索矣然其經營之周密局度之渾

融固非淺學所能卒辦

天下有道　一章　胡友信

聖人通論天下之勢而順逆之變盡矣葢天下之勢順與逆而已順逆各以其類應勢之所必趨也孰有逃之者哉今夫天下之勢有已然而知其然者有未然而知其將然者有不及見其然而知其固然者此皆天下之勢也吾嘗槩觀之矣彼自大道之行也天下之政出於一而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焉三代以上之時也可以故求者也自大道之隱也天下之政

出於二而或敢作好或敢作惡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焉三代以下之時也可以迹驗者也自天子出萬世之事業也而今不及見矣降而諸侯則十世之事業也而世已微露其端也降而大夫五世之事業也而今有可想矣若甚而陪臣執國命焉則三世之事業也而吾不知其所終也抑又思之天下之無道而漸及於陵夷者大率始於諸侯之僭而終於庶人之議也何也諸侯者僭之階也庶人者道之公也故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則諸侯不得而引諸國也大夫不得而專其有也陪臣不得而待其歸也萌蘖未生厲階未長雖莫熾於大夫而實不敢專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諸侯無可議也大夫無可議也陪臣無可議也各當其處各安其分雖莫嘖於衆口而亦不能議也此之謂萬世之事業也而寖衰寖微之象惡得而動吾之目哉

氣清法老古意盎然幾可繼唐歸之武所不能似者

唐歸出之若不經意耳

齊景公有馬千駟　一節　趙南星

觀民之所稱與否而人品定矣夫斯民直道而行者也有德則稱無德則否何論豐約哉昔者齊景公實與吾夫子同時門弟子孰悉其本末而身見其始終故於其死也而書之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誠以景公之千駟也而齊民視之蔑如也可惜也以景公之徒有千駟也而齊民視之蔑如也無怪也於是有感於夷齊之事而併書之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

下民到於今稱之夫此二子者使其嗣孤竹之統則五等之列也乃遜之而逃使其紹周王之休則十人之倫也乃恥之而餓故自齊之民以及天下之民迄今皆曰殷之義士此太公之所語左右者也愚民寧知惇史乎蓋奉天討罪夷齊猶以為譏視景公之以賊臣為德何如此安得不榮華彼安得不汚辱也自魯之民以及天下之民迄今皆曰古之賢人此夫子之所語門人者也愚民豈聞聖言乎蓋立長擇賢夷齊猶以為浼視景公

之以凡弑為利何如此安得不名彰彼安得不湮滅也天道神而莫測昏庸者富厚仁賢者餓死民心愚而至公富厚者與草木同朽餓死者與日月爭光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或曰夷齊之行甚高世人之所震駭故易得名非夫子著之恐首陽與於陵同譏故砥行立名者每恨不遇夫子也

乍視之怪怪奇奇反復諷誦其立局措語無一非題中神理歐陽五代史論贊深得史遷神髓斯文其接

武者歟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一章

趙南星

聖人維臣紀而深絕夫嗜利者焉夫事君而有嗜利之心則是未嘗事君也固宜其無所不至哉此夫子所以重為世戒也意謂人之品多矣而有曰鄙夫者謂其識見之庸陋志趣之卑污而無當於羣雅也非夫世之所謂大奸大惡者也是故君子鄙之而亦或忽之鄙之則以為不屑與事君忽之則以為奔走而驅策之無傷也

吾以為此必不可之數也何則鄙夫者以仕宦為身家之計而不知有忠孝名節以朝廷為勢利之場而不知有社稷蒼生未得則患得妄處非據弗顧也既得則患失久妨賢路弗顧也夫人之所患在此則其所悉智力而圖之者必在此未得而患得則彼一匹夫耳損而不用已耳彼亦何能為者苟其既得而患失則内懐無窮之欲而外乘得肆之權負乘以致寇衆所不能容也而得之自我者必不肯失之自我則於事何所不為折足

而覆餗上未必弗覺也而受之於君者必不肯歸之於君則於人孰不可忍不攻之恐為國家之蠹必攻之則為善類之殃緩去之恐滋蔓於方來驟去之則禍成於一旦蓋至是而斯夫也非向之所云鄙夫也乃天下之大奸也乃天下之大惡也無論他人不意其至是即斯人之初指亦不意其至是然患失未有不至是者夫鄙夫而可與事君則天下有不患失之鄙夫耶以人事君者奈何忽諸

鄙夫不必將曹操李林甫秦檜來形止如甄豐王舜劉秀馮道輩耳此等人不過患失既而擁戴簒弒皆自庸陋卑污始此作最肖原評

春秋以前强臣專政者有之鄙夫横恣者尚少秦漢以下乃有禍人家國者聖人知周萬物早洞悉其情狀作者生有明之季撫心蒿目故言之如是其深痛也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一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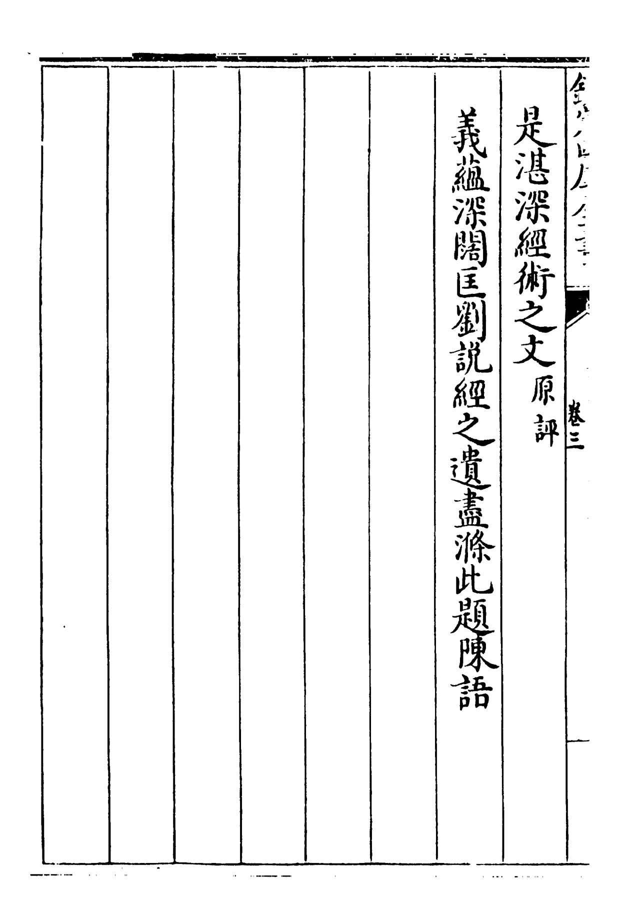
方應祥

御倖之難鑒於意之倚也蓋不孫與怨固近之遠之所自取耳倖人之難養以此與且君子所以持性命之正而導陰陽之和必于左右密邇之地造其端故燕處嚬笑之必欽非為女子小人加兢也法之内法之外不相觭而絜衆適之平無濫情亦無不及情交相攝以維一人之體安在若𦋐之獨難于養哉吾正以此見其養之

難何也養之者非欲教之不孫也嘗以養而得不孫則近之心難制也自有嘗逮之寵澤不勝比而增媚焉彼不念德之逾涯將謂君子唯予莫違也憑我之權而還以我為市吾實潰其防而召之侮矣養之者又非欲格之使怨也嘗以養而得怨則遠之心難持也亦自有所當崇之體貌不勝隅而綦戾焉彼不謂命之不同且恨君子秉心之忍也挾我之愛而反與我為仇吾實開其釁以挑之搆矣此可徒以難養咎女子小人哉彼亦思

貞于行而廉于色無若爭妍取憐者之不以德升也亦知發乎情止乎禮義無若驟賢驟不肖者之以淫騁也夫能中喜怒哀樂之節而遠近之節偕中矣調不孫與怨之情而天地萬物之情俱調矣關雎所以嗣徽于好逑虎賁所以庶常于知恤皆謹其難以善吾養者也君子宜何處焉

直從大學修身齊家及周官内宰至女史等職看出聖賢刑于之本治内之要方與夫子立言意旨有合



是湛深經術之文原評

義藴深閎匡劉説經之遺盡滌比題陳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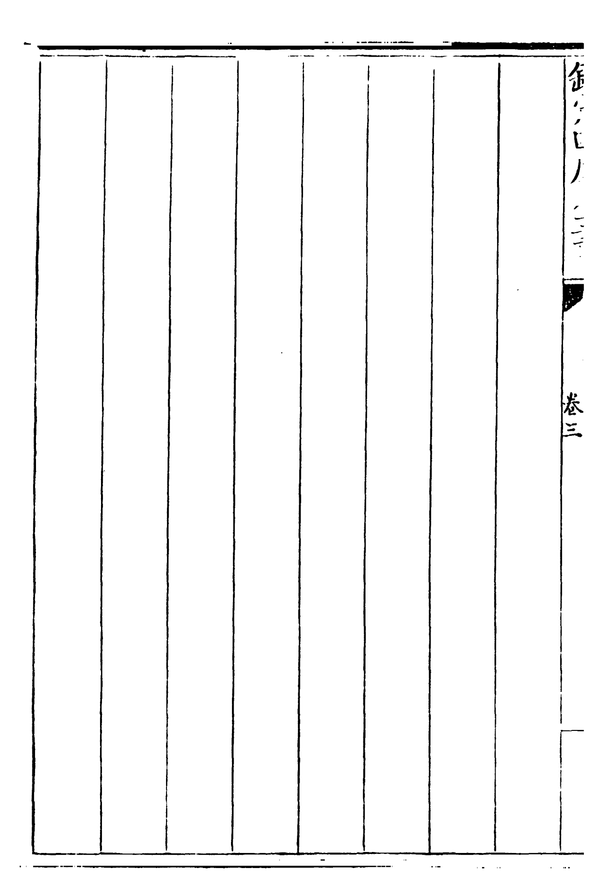
直道而事人　四句　　歸子慕

聖人以事人者論去就見其無一可去焉夫直道既以其必黜也而不可去而枉道又不必去去何爲哉想其對或人曰夫見黜于人與見容于人也其所自持者有兩端而去不與焉曰直道曰枉道直道則以道爲主而以人就之道伸而情在所必屈矣此其不便于人爲何如者枉道則以人爲主而以道就之道屈而情在所必伸矣此其便于人爲何如者故欲免于三黜而取必于

一去非完策也所患在直道耳求容身之地而必去父母之邦非便計也特患不枉道耳如其直道而事人乎今之人情已可見矣黜則皆黜父母之邦固黜也他邦亦黜也雖使迹遍天下難乎免矣吾棲棲將安之不然而枉道而事人乎今之人情不甚相遠也容則皆容他邦固容也父母之邦亦容也向也一為士師人其舍諸又何必望望然去之本為黜也而去而持之以必黜之道何如勿去寧于父母之邦黜爾以為一去也而必不黜

而投之以必不黜之道何煩于去亦即于父母之邦不黜爾父母之邦我所不忍舍也輕去父母之邦于我未有益也即不去父母之邦亦未嘗不可以取容也特以直道不可枉而枉道不可為耳然則去父母之邦欲何為哉

股法極變化情詞極婉轉後來佳作皆不能出其右



周公謂魯公曰　一節　　石有恒墨

元聖之貽謀皆所以培國本也蓋國本厚而後國可長久故觀周公所以造魯而知魯其後衰者也想其訓魯公若曰爾小子受命王室出備東藩謂宜愼乃永圖以無廢休命茲行也其何道以治魯蓋君子念開國承家重在人心植本樹基端在初服是故立國有體宜遵忠厚之遺而長世有道其無忘親賢之訓乎國族始聚宗屬未蕃維是一二昆弟不能和協異日者支分派遠當

若之何則親親宜篤毋開薄德寡恩之漸毋聽強榦弱支之説固宗盟正所以翼公室也邦家新造誰與倚毘維是二三執政不能信任異日者上猜下忌其何以濟則用大臣宜專罔違卿貳而獨智自用罔舍老成而新進與謀一事權亦所以重國體也最難忘者故舊是以常刑之外議故有典無亦寛文踈網曲示保全乃若無大故而棄之功德猶在而或近者不能免其身遠者不能庇其後既無以酧先世之德澤亦何以奬後來之勲

庸敦大可勿崇乎最難得者人才是以分職之初官事不攝何必全德通才始堪録用乃若求一人而備之器局各殊而或任過其質而不勝用枉其才而不稱既使登庸之途從此塞且恐縁飾之獘從此開苛責可無戒乎慎此以往宗子無失懽於骨肉當宁無攜志於守臣勲舊不以多故啟危疑才技不以難事阻靖獻内外一德上下共功以保世封我子孫其長有賴乎小子識之無忘吾言矣

訓詁體連用莊語而不覺其板由氣骨之高原評

研練格調雅與題稱凡摹古之文易入膺體可以此作正之

舜亦以命禹

顧允成 墨

帝之所授於王者一中焉盡之矣夫道不外於中也則舜之命禹何以易此哉魯論記此所以明道統也曰帝王之授受也以位而其所以授受也以道道者中而已矣堯之命舜固命之以允執厥中也至舜所授於禹之天下即堯所授於舜之天下也其責同也舜可以中而治堯之天下則禹亦可以中而治舜之天下也其理同也故舜也為天下計則不容一日而無禹而總師之任

既公之而有所不私為禹之治天下計則不容一日而無中而執中之訓自因之而有所不變人心道心之命似乎堯之所未發而要之言人心以言中之雜乎形氣者也言道心以言中之純乎義理者也當堯命舜之時危微之旨已隱然於允執厥中之内舜特為之闡其秘而已矣惟精惟一之命似乎堯之所未及而要之言惟精以言中之無所於蔽也言惟一以言中之無所於淆也當堯命舜之時精一之理已昭然於允執厥中之内

舜特爲之洩其藴而已矣上以天禄而畀之則亦并其所以凝承天禄者而命之葢紀綱之舉廢其隨時而易者誠不能以預定而惟此中之原於天固亙萬古而不磨者也安得而加益也少有益焉則爲太過矣夫太過何以治天下哉下以四海而畀之則亦并其所以撫安四海者而命之葢制度之沿革其與世而更者誠不能以預擬而惟此中之具於人固俟後聖而不易者也安得而加損也少有損焉則爲不及矣夫不及何以治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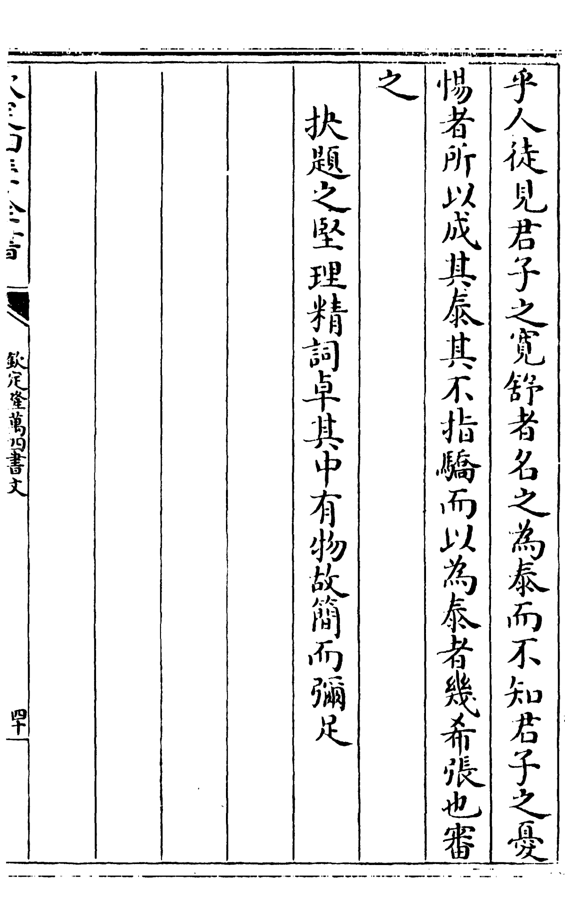
下哉吁自舜一命而上紹有唐下開商周道統之傳所從來遠矣

題位甚虛但於虛處着筆則易入浮滑一路文獨確疏實義而虛神更為醒露石崑玉作以法勝此以理勝也

君子無衆寡 一段　　陶望齡

君子心純乎敬斯其泰美矣夫泰而實驕者慢也君子無敢慢則泰從敬生而何驕之有哉且夫王者之敷政甚逸而其為逸也無逸此泰之說也有心於泰或失則驕矣君子何以泰而不驕哉蓋君子以主敬為常心者也運此心之常兢者以待人非因人之交而始求兢惕何問衆寡焉本此心之常謹者以宰事非緣事之至而方起戒謹何問大小焉遏匹夫若億兆之環伺殆無可

忽之人矣臨細務若艱鉅之難勝殆非得肆之地矣寧有一之敢慢哉夫人而有所慢故一時雖或忽略中心必多餘歉而未寧即外貌強托安舒實則為恣睢而長傲惟敬也則怠荒泯而心不生愧怍於人順於事安常有悠然其日休者蓋檢束之餘自能優裕泰也而非以適已也惟無所不敬也則離合泯而心不勞操攝應物而物不擾處事而事不膠且有怡然其自適者蓋存養之密併忘矜持泰也而豈以輕世也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人徒見君子之寬舒者名之為泰而不知君子之憂惕者所以成其泰其不指驕而以為泰者幾希張也審之

抉題之堅理精詞卓其中有物故簡而彌足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四目録

中庸

天地位焉　二句　　胡友信

功用成於造化此體道之極也夫三極之道同出一原者也天地位於中萬物育於和豈非自然之理哉且夫人戴履乎天地胞與乎萬物則一身乃神明之主也而有不位不育者皆吾不能盡道於其間耳彼天地無心而成化無心之妙即中之所存也而吾未發之中實自此得雖判形於天地而流通之機未始不潛孚於其際也故君子能致吾心之中則澄然而静虚者預有以統

天之元氣也凝然而貞靜者預有以統地之元形也雖不期天地之於我位而易簡成能自不爽其貞觀之度清寧奠位自各循其法象之常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其對待之位成列而不毀也天道下際地道上行其流行之位相禪而不息也位上位下乾坤之故物也若不賴於君子建中之功然至於三光明焉五嶽奠焉謂非成位乎中者之有其人不可得也然則吾心之中其關乾轉坤之機乎而君子之所以務戒慎以立天下之大本

者此也萬物並育而不悖並育之眞即和之所在也而吾已發之和實與之通雖分形於萬物而應感之精未始不流通於其表也故君子能致吾心之和則肫然其渾厚者已立乎羣生之命也怡然而發舒者已毓乎羣動之元也雖不期萬物之於我育而含氣之屬自各足其生成之實有生之類自各完其保合之眞老有所終幼有所養而鰥寡孤獨無不獲其所也形者自形色者自色而昆蟲草木無不若其性也以生以息萬物之常

理也若不賴於君子導和之力然至於民不夭札物無疵癘謂非茂對其間者之有其人不可得也然則吾心之和其陶鈞燮理之地乎而君子所以務謹獨以行天下之達道者此也吁中和一理也天地萬物一體也未有中而不和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也體道君子當於會通焉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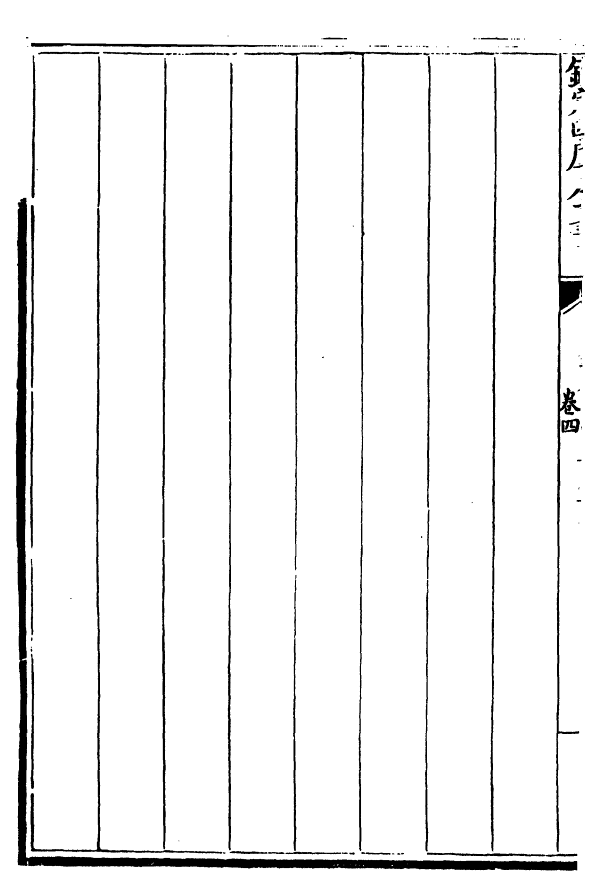
布局宏濶理足氣充在稿中為極近時作然實非淺學所易造也

及其至也　二句　胡友信

中庸極著道體而天地將爲昭焉夫道體無窮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然非知道者孰能見之哉此惟子思子能見之亦惟子思子能發之也意以爲天地未判而道存於其間矣天地既判而道列於其間矣是故夫婦之可以與知者自其可知之一端言之也若以夫婦之可知達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而推極其寥廓之量夫婦之可以與能者自其可行之一端言之也若以夫婦之

可能達之於聖人之所不能而窮究其發見之眞則仰以觀於天文而晝夜上下莫非煥發其精神俯以察於地理而南北高深莫非錯綜其變化有形者所以形其形也有色者所以色其色也有聲者所以聲其聲也昭然而顯者與目謀而以吾身出入於其間無往而不得其鳶飛魚躍之境也有無形者未始無形也有無色者未始無色也有無聲者未始無聲也淵然而寂者與心謀而以吾身俯仰於其間無往而不遊於鳶飛魚躍之

天也在仁者見之莫非仁在知者見之莫非知糟粕土苴
非棄物也自賢人觀之莫非教自聖人觀之莫非性幾
微易簡皆至德也故萬象森然吾嘗於吾心得之也而
今何者不在於天地萬物皆備吾嘗於吾身得之也而
今何者不列於兩間道之費也蓋如此
精理不窮却止是結上文語　此章固是說道體須
知是從體道之君子心目中看出惟此文得解



鬼神之為德　一節　　方大美

以鬼神言道而知其非隱也夫莫幽於鬼神而觀其為德之盛如此則索隱者可以息矣中庸引夫子之言謂夫自有天地以來坱然太虛未嘗止息而彌綸乎宇宙者孰為之乎鬼神為之也是故溺於虛無者不可以言鬼神凡日星之所以著江河之所以流昭然於俯仰之際者皆是也涉於怪異者不可以言鬼神凡萬類之變蕃一事之作止紛然於日用之間者皆是也盛矣哉其

為德乎原其德之體則根乎天地陰陽之性存焉陽之氣一至而生育長養者不知其所以然陰之氣一至而斂藏退息者不知其所以然蓋至健至順之性有自然而不容强者夫是以無為而成化也究其德之用則感於屈伸動静之機乘焉當其氣之伸而富有日新者其發不可窮及其氣之屈而空虛無用者其積不可竭蓋一往一來之機有相推而不能已者夫是以錯出而有常也使天地間一息無鬼神則所為鼓其出鼓其入者

孰効其功而覆載生成何以無偏而不舉之處使人事中一息無鬼神則所謂迭而起循而生者孰為之宰而廢興成毀何以有動而必應之機是故焄蒿悽愴其偶出為靈奇者在衆人皆見為非常而不知止此理之發著震動恪恭以致嚴於屋漏者在聖人實見其情狀而無時非天命之流行其德之盛也乃其理之實也然則鬼神之德即中庸之道而何容索之於隱哉

經子之奥旨儒先之精言皆具其中尤難者實發德

之盛而不犯下文

舜其大孝也與　一章

萬國欽

聖孝之大一德之所致也夫諸福咸備事親如舜至矣非有聖德孰能受命而臻此乎且帝王之孝與士庶不同人莫不以為天之所助而不知聖人之事親即其所以事天者蓋亦有人道焉何也古今之言孝多矣而以大稱者其惟舜也與繼往開來旣已躬上聖之德矣而且貴為天子尊莫尚焉撫有四海富莫加焉以之追崇享宗廟矣以之垂裕保子孫矣此豈不塞乎天地通乎

神明位與禄而並隆名與壽而俱永耶受命之符可以見矣然非天之私厚於舜也亦非舜之私受於天也栽培傾覆天於凡物皆然而况於人乎且詩有徵焉謂假樂而宜民宜人紀顯德也謂受禄而保佑申之紀成命也其承藉也厚則其收效也必巨其凝聚也固則其發祥也必長大德受命往往如是又何疑於舜乎是故德之大者所以成其孝之大也彼不論其本末而槩謂舜以天下養也天與之過矣

全用漢人筆意直將題目作本傳而以文為之論贊遂於制義常格之外得此奇觀原評

章法之轉運氣脈之灌輸如子美七言古詩開闔斷續奇變無方而使讀者口順心怡莫識其經營之迹

故大德　二節　　吳　默

申聖德之備福見天道之無私夫諸福之臻天以厚大德而豈私也則栽培之天足鏡已今夫天人之際抑何符契不爽也德不虛隆福不虛附而世徒見帝王之孝以為偶際其盛者則未知天之所以厚聖人與聖人之所以厚於天也夫昊天無私惟德是私而舜有聖人之德所謂大德者非乎當是時上有放勳之澤豈不足以留未厭之天心下有岳牧之賢豈無足以當簡在之新

眷而天獨挈所謂祿位名壽者以畀之舜舜亦若辭而不得者凡以大德之故也故耕稼之夫一旦可據之君公之上而糗草之食一旦可極之鼎養之供然且百姓為之謳歌年所為之多歷諸福之物無不畢至者以為致之自舜乎而駢臻輻輳又在天矣以為畀之自天乎而昭格凝承又在舜矣舜非有私於天而不能不私於因材之天天亦非有私於舜而不能不私於栽培之舜吾蓋以生物之理驗之而信德福相因之機有必然也如

以吉祥為偶至之物而無關於善積之慶盛德為躬修之理而無與於發祥之基則天之生物亦何所不篤亦何所不培而獨不能不覆乎其傾者哉惟天無私物而培者不為恩傾者不為怨亦惟福無私人而與者非偶值膺者非倖得有舜之德獲舜之福以成舜之孝也夫誰不宜

曲折卷舒筆力矯健　自萬歷巳丑陶石簣以奇矯得元而壬辰踵之遂以陵駕之習首咎因之其實丈

章之變隨人心而日開於順題成局相沿已久之後變而低昂其勢疾徐其節亦何不可信能以經傳之理為主順逆正變期於恰適肖題乃為變而不失其正至於任意武斷槩用倒提故為串插於題則有字而無理於文則有巧而無氣纖佻譎詭邪態百出亦不得盡以為創始者之過也原評

父為大夫　八句

湯顯祖

葬祭之達於大夫士者惟其分而已葢禮緣生死之情而分以為節也此周公所以定葬祭之法而示天下之為士大夫者且禮以終始人道之節而屈伸其無已之心其分莫明於葬祭葬者藏也所以藏而安之也不於其分則不安祭者食也所以食而享之也不於其分則不享忍親於不安不享者非孝也於是乎有制焉今夫葬用爵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者所以之死也祭用禄不

及其生猶逮其死者所以之生也是故諸侯而世其貴也有諸侯之禮相世焉必不肯降而自卑庶人而世其賤也有庶人之禮相世焉必不敢引而自尊然則周公之所以別嫌疑也必於大夫士矣故葬以大夫祭以大夫父子世為大夫者而後可也使父為大夫而子則士焉則葬以大夫之禮而貴者無失其貴祭以士之禮而賤者無失其賤何者爵隆則葬從而隆大夫卒於其官有加禮焉非故引而進之也禄薄則祭從而薄士得考

其大夫有常食焉非故禴而用之也若曰子以父貴而若世官然者以舉非爵之祭敢乎哉葬以士祭以士父子世為士者而後可也使父為士而子則大夫焉則葬以安士之常而難為上矣祭以安大夫之常而難為下矣何也死者之爵命於君君在斯為之臣而非敢以賤事其親也生者之祿出於子父在斯為之子而非敢以所貴事其父也若曰父以子貴而若追王然者以舉非爵之葬敢乎哉由是觀之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天

下之為大夫士者安矣然後為法守而葬與祭皆得矣然後為情盡而生與死皆無憾矣

盡用孫百川原文獨補出諸侯庶人二義遂據百川之上矣可知絶好文意只在本章白文中也原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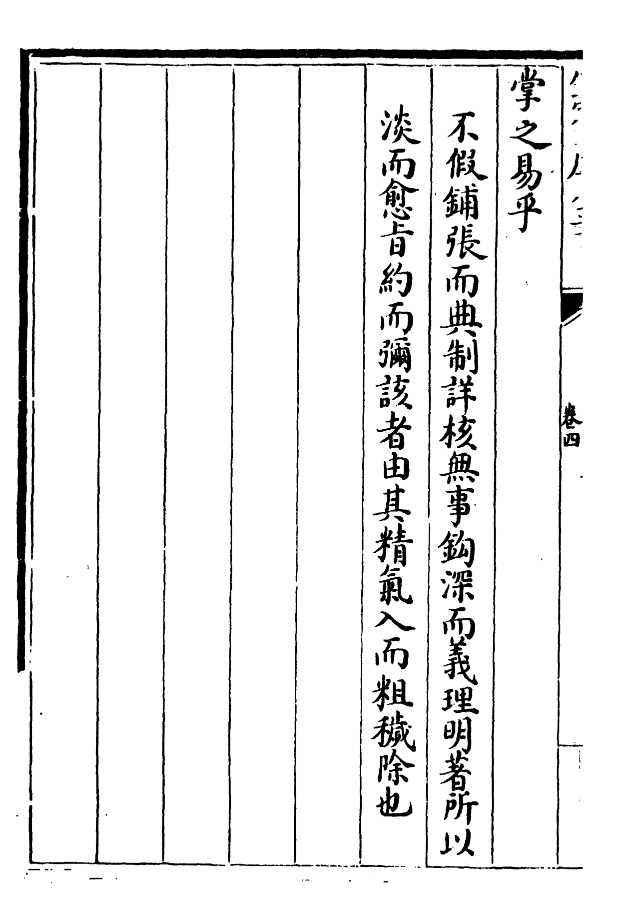
太史公增損戰國策有高出於本文者非才氣能勝以用心之細也此文之過於孫作亦然

郊社之禮　一節　胡友信

中庸兩舉聖人制禮之大而推其裕於治焉夫禮者王道之精也明乎武周之制禮而天下有不易治也哉今夫道莫大於孝孝莫至於武周觀武周盡孝之事而王道其易易矣何則昔周之先王祭封内山川而已至於武周則天子為能享帝矣故當其時也有圜丘方澤之位有燔柴瘞埋之享而禮行於郊者所以父皇天而祭乎天母后土而祭乎地也昔周之先王祭五世之主而

已至於武周則天子為能享親矣故當其時也有五年四時之舉有合祭特祭之儀而禮行於禘嘗者不惟等而上之以至於祖又推而極之以祀其始祖之所自出也夫郊社者在後世行之若常典耳殊不知當其制禮之初一出自仁人無窮之心而規為措置固萃吾周數百年之精神心術以展布於儀文者也明乎此禮則天下之禮無不明矣夫禘嘗者在後世遵之若餘事耳殊不知當其義起之初一出自孝子無窮之心而制度文

為固會吾周家數十王之道德神化以詳明於度數者也明乎此義則天下之義無不明矣故明此於南面即武王之所以為君也雖宰制天下其事非易能者然即武王之所以制禮者而會通之則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自一身而措之於四海廓如也明此於北面即周公之所以為相也雖佐理天下其事亦非易能者然即周公之所以制禮者而會通之則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佐一人以施之於四海廓如也治天下不猶視諸



掌之易乎

不假鋪張而典制詳核無事鉤深而義理明著所以淡而愈旨約而彌該者由其精氣入而粗穢除也

動則變變則化

張魯唯

誠至於動而其機神矣夫誠未有不動者也而變而化因之矣致曲之功可緩哉且天地之化成於無為乃參賛之功又實有其事何也無以為之而有以動之故也誠則無不動動則無不神矣故致曲者亦第患不誠耳業已誠而至於動矣則我之合天下而相鼓舞者是即已之性盡也天下之隨我而相祓濯者是即人物之性亦盡也寧復有常可安有故可守而不去其濡染之累

又寧復有聲可尋有色可象而不返其性命之初吾見忽而有所感觸焉即忽而有所改革焉覺耳目為之一新心志為之一易也至問耳目之何以新而心志之何以易則感者應者俱無意也吾見俄而無不感觸焉即俄而無不改革焉覺風俗之汚而隆世運之今而古也至問汚隆之何以升降今古之何以循環則有故無故兩莫測也故夫至治之世天地若變而清寧誠能動天地有如是乎然清寧亦天地之常天地不自知其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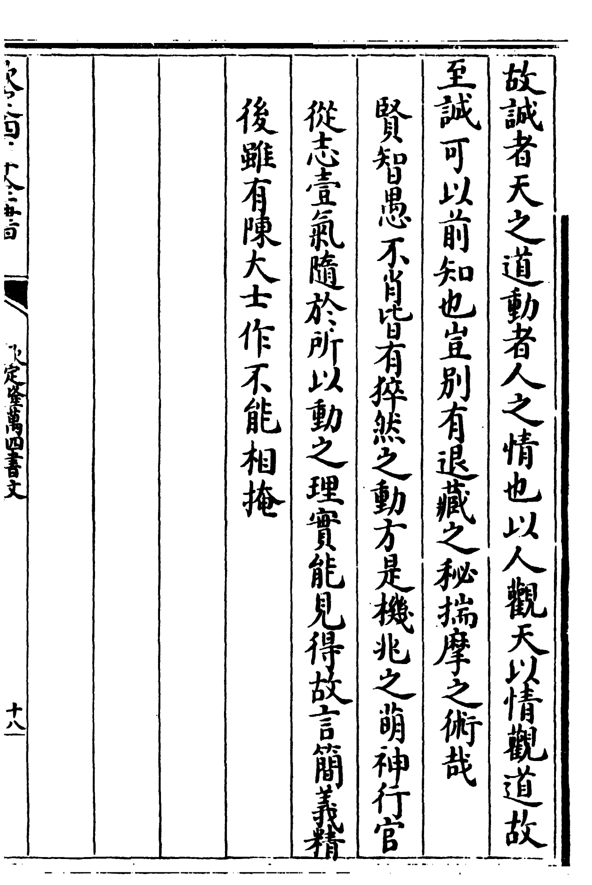
上忘乎覆下忘乎載求其位之者而已化矣又觀茂對之世萬物若變而繁殖誠能動萬物有如是乎然繁殖亦萬物之常萬物不自知其變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求其育之者而已化矣是何也動有機焉機動而圍於機者無不隨是即所為變也猶有方隅未變則機相待耳動未有不變者也變有候焉候變而乘於候者不自覺是即所為化也猶有幾微不化則候未至耳變未有不化者也致曲者致其所以動之者而已矣

動變化相因處變與化辨别處一一疏得明確

動乎四體　　黃汝亨

即四體觀道而動可知矣夫道無在不形者也動則幾生故至誠前知之蓋不動而變者誠也隨動而見者亦誠也誠則形矣如國家之妖祥如著龜之吉凶固可逆而知矣我以形論之四體囿於造化之中而物焉者之不能為化也以道觀之四體具有造化之撰而神焉者之不能秘藏也當其未動不感不應聚於無為之先當其有動不疾不徐兆於不言之喻愚不肖者動之為妄

形而間或以一念之凝有安舒泰寧之象焉愚不肖不知也以誠之未嘗或絶也賢知者動之為德機而間或以一念之惰有輕浮儇佻之象焉賢智不知也以誠之不容稍假也蓋四體者官之所止而動則神行神行則官不得不從而順逆判於俯仰之際四體者氣之所布而動則志壹志壹則氣不得不隨而得失著於静躁之間故六合非廣四體非狹天地非大吾身非小千載非遥一念非近静則俱閉鬼神莫知動則俱開吉凶先見



故誠者天之道動者人之情也以人觀天以情觀道故至誠可以前知也豈别有退藏之秘揣摩之術哉賢智愚不肖皆有猝然之動方是機兆之萌神行官從志壹氣隨於所以動之理實能見得故言簡義精後雖有陳大士作不能相掩

誠者自成也 一章 顧憲成墨

中庸原人之當誠而推能誠之妙焉甚矣誠之切於人也成已成物於是乎在而君子可不務哉且誠也者道之所自來也其原出於天而吾之心則具之矣其用及於物而吾之心則統之矣誠之者於此有一貫之全功焉夫誠非他也吾性之實理也人之所以自成也而道非他也率性之妙用也人之所當自道也嘗觀諸物矣盈天地間皆物也以誠始亦以誠終盈天地間之物皆誠

也無是誠則無是物誠之所係大矣是故君子貴焉反
而求之務得其所本然不敢虧也率而由之務盡其所
當然不敢虛也夫如是則誠矣誠則可以成已可以成
物而措之其皆宜矣君子何以能然乎成已之謂仁仁
者吾性誠復之德而即無私之知也成物之謂知知者
吾性誠通之德而即有覺之仁也是合外内之道也君
子而進於誠則我之同於物者夫固有以實體之矣由
是而以時出焉而錯綜斟酌無施而不中也非意之也

彼其所為自成者固然也物之同於我者夫亦有以兼體之矣由是而以時運焉而張弛操縱無往而不當也非擬之也彼其所為自道者固然也能誠之妙蓋至此哉君子由已以驗諸人而思其效之不可誣因人以反諸已而思其功之不可諉信當以誠為貴矣不然其不流於無物者幾希

此章言人道自當以誠之為貴句為主前原其始後竟其用文能宛轉關生無所不入原評

理路極清文境極熟故運重如輕舉難若易節拍間

自有水到渠成之妙

愚而好自用　一章　張以誠

不倍之義盡之尊王而已夫合德位時三者之謂王而人又誰敢倍之觀於孔子之從周益信矣且惟王盡制惟民從之此齊民所能也而何必修凝君子乃稱不倍哉蓋不倍禮樂者其能作禮樂者也能作而不敢作焉之謂不倍也故愚賤生今不必並值也有一於此即當守為下之分德位與時無可偏重也缺一於此即不可操制作之權而苟自用焉自專焉反古焉皆明哲保身

之君子所不敢出也何也議禮制度考文天子事也以
天子為之則德以位尊而創制立隆可為天下寡過非
天子為之則德以位詘而亂法干紀適為一已召災故
今之天下非皆愚也非皆賤也非無熟於典故可裨當
今也而車書一統倫物大同甚至繼體守文之主猶謙
讓未遑而明聖顯懿之士猶奉法恐後則以有位無德
有德無位總之未離乎愚賤而不敢身為倍也設使下
可以倍上則莫如孔子矣下可執古之禮以倍今之上

則莫如孔子之於夏商矣然而素王之損益可兼三統而垂憲而時王之法制必釋二代以從周兢兢焉自附於同軌同文同倫之民也則夫德非孔子而制非夏殷者又烏敢妄議於一統之世哉蓋君子究心經曲自盡吾德性之藴而持以抗衡明聖即為無忌憚之小人上下古今自盡吾學問之功而因以取戻明時豈為善保身之君子故不倍之義粗之為齊民之遵路而極之為孔子之憲章信非修凝君子不足與於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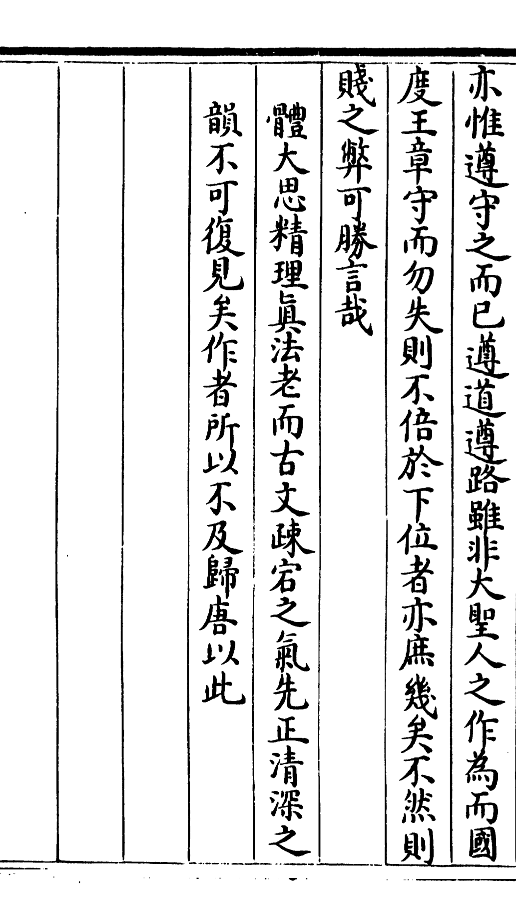
將不倍緊貼修凝君子而以孔子爲之指歸胸中有此主張所以因題制勝一字不遺一筆不亂雄奇渾灝之氣勃勃紙上原評

雖有其位　一節　胡友信

位與德而偏隆均非作者之分也夫制作天子之大事也徒位則病於無德徒德則病於無權豈得而偏與乎哉今且自我周推之自王天下以來六七百載矣由上而觀則天下未嘗無天子由下而觀則天下未嘗無聖人若之何而三重之道至今罔弗同也蓋亦惟制作有大分耳彼天王為紀法之宗則位誠制作之不容已者也然亦有不專在於位者故雖乾綱獨攬而或神化未

足以宜民冄命是隆而或中和未足以建極則是有天下之正統而道統不與存焉雖未必皆愚苟非作者之聖要亦愚之流也是必於可以自專之中存不敢自用之戒禮雖欲作也而所以治躬者恐不能與天地同節所以安上治民者一惟先王之文物而已樂雖欲作也而所以治心者恐不足與天地同和所以移風易俗者一惟先王之節奏而已襲禮沿樂雖非帝王之盛節而帝範王猷賴以不墜則不疚於帝位者亦庶幾矣不然

則愚之弊可勝言哉惟聖人識禮樂之情則德誠制作之不容已者也然亦有不專於德者使或聰明雖裕而身非元后之尊學術雖弘而位非大寶之貴是有天下之道統而正統不與存焉雖未必皆賤而苟非南面之尊要亦賤之屬也是必貿可以自用之具存不敢自專之心禮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行在焉懼其有所瀆也而所以別宜居鬼者亦惟率履之而已樂固能作也而天王之德輝在焉懼其有所僭也而所以敦和率神者



亦惟遵守之而已遵道遵路雖非大聖人之作為而國度王章守而勿失則不倍於下位者亦庶幾矣不然則賊之弊可勝言哉

體大思精理眞法老而古文疎宕之氣先正清深之韻不可復見矣作者所以不及歸唐以此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胡友信

聖人不顯其敬而天下化成焉蓋敬者天德王道之本不顯其敬而敬純矣天下有不化成者哉此子思自下學立心之始而究其極也意謂道有至極學有全功吾嘗詠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詩而得君子為己之極矣彼其奏格無言猶有存敬之心民勸民威猶有化民之迹而君子為己之心未已也是故君子自内省之誠積而入于神明之域馴敬信之念退而藏於淵默之衷惕

厲固所不存而齋戒亦所不事矜持固所不作而兢業亦所不知天命人心渾為一機而無思無為者忘于已若啟若翼者忘于天修身立命之原誠有鬼神不得而析其幾者矣天德王道融為一源而沖漠無朕者不為無日出萬幾者不為有敬天勤民之本蓋有造化不得而洩其秘者矣由是神之所存化必達焉而天下咸囿於不言之信德之所及業必究焉而天下默成其不戒之孚陶鎔于禮樂之中而其相揖讓也非為名分相歌

詠也非為性情熙熙然各通于聖人之性而莫之知也漸磨于刑政之外而其為善良也非出于感悟無頗僻也不待于裁成陶陶然相遇于聖人之天而莫之識也君無可稱之迹民無可歸之功朝無頌聖之臣野無歌德之俗此之謂中和此之謂位育至此則無幾之可知而君子為已之能事畢矣

摹篤恭深至摹天下平神奇原評

刻摯之思雄古之氣非獨入理深厚并與題之形貌

亦稱

乾隆御覽之寶